

，教他怎樣走，教他如何照他們的方式去做、去想；他們把他塑造一個典型的模型；他們覺得滿意，他很光榮；他們稱讚他，他很高興。

這天，他走出家門，走過他一直在走的街道，碰見他每天碰見到的人和物；他和他們打招呼，他們朝他笑笑，他也朝他們笑笑。可是，忽然之間，這一切好像對他變得如此地陌生；他覺得很懊惱，一種古怪的長久不能摒除的感覺，瞬間尖銳地浮現；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完全孤獨的人；他覺得整個世界摒棄了他，他和它完全脫離了關係；會仔細研究過的人，曾經仔細觀察過的物，一下子變得極端地陌生。他開始覺得憂慮，而徬徨；思潮充滿懊惱，而恐怖；筋肉痛苦地收縮；脚步顯然地加快、加大；然後，終於，他放開大步，發狂地，向前奔去；發狂地，……

這是奔跑的終點，前面是深深的溪谷，再有多一步，便要粉身碎骨；於是，他停下來，開始思想；這一直在作些什麼？過的是什麼生活？追求的是些什麼？我究竟要從教示中和師長處學些什麼？雖然，他們已教了我許多許多，他們不能教的又是什麼？

於是，他想：是「我」，我希望明白它的性格和本質；我想把自己從「我」中解脫出來；我想征服它，但是却不能；我只能欺騙他、只能從它飛開去，只能躲避它。……的確，世上沒有任何事務像「我」這樣地佔據我的思想，這是個夢般的謎；我活著，我是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；我與別的每一個人在一起，我與他們每個人却都有不同；是我，然而，我却給了「我」最少的了解。我會很詳盡地觀察了所熟悉的每一件事和物，會很仔細地研究了所認識的所有人，却獨獨忽視了「我」。

他開始若有所悟，眼睛雪亮了，他看清了谷底的水，溪水很清澈，水裡有魚，魚的名字不知道，但很小，而且看起來很快活；他擡起頭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覺得空氣是這樣

地清新和可愛；他驚異地發覺，谷對面的山崖上，有叢幽蘭，蘭掛在石縫間，是那樣的高高在上，如果不是才仰起頭，是看不到的；它正吐支雪白的花，花的姿態很美，迎風搖曳，幽幽地，看起來相當纖弱；他大膽地望著她，近乎發狂地凝視，他彷彿嗅到了她的清香；他從沒有這樣地喜愛過一支花。他覺得自己要佔有她，必須要佔有她，一定要佔有她；他盤算著，盤算著；可是，谷，是這樣地深而陡，崖，是那樣的而峭，上面又長滿了青苔；他渡來渡去，望眼欲穿，却力有不逮；活像那隻跳不到葡萄的狐狸；然後，失望地，搖搖頭，離開了。而不時憐惜地回首瞻望。

他，來到了一處花園，百花盛開著，香艷而美麗；知名的，數不出名的，爭相吐艷，美不勝收。他流連花叢，肉眼的享受，濃馥香氣的刺激，使他陶醉其間；但，却並不特別迷戀。然後，他不顧顯眼的「禁止攀折花木」的告示，摘下一朵白茶花；因為，只有它最近於那幽蘭的顏色，而且有著相仿的幽香。他把它藏到外套底下。感到滿足的欣慰，笑了笑，輕鬆地走了開去。……

最後，他來到了一處溪谷，谷底是一片大理石雕琢成的；清澈的溪水游於其上倍覺可愛；平靜的地方有如晶瑩透徹的碧玉；湍急處則如打擊得支離破碎而飛濺的藍寶石。他選了一處流水特別急湍的水中石塊，坐了下來，衝著水來的方向，他凝視著躍起的水中石塊，胸中的熱血開始湧澎湃，臉上充滿著因心跳加速而激起的紅暈；他在急湍跳躍的水中，很艱難地尋找到了自己支離破碎的影子，當他看到自己的形像是這樣地不完整的時候，他再度驚恐地跳躍了起來。他用力地把纔剛摘了來的白茶花，揉碎、蹂爛，丟到水的上游，注視著它隨波而下，漂到自己腳跟前，流到身後去，直到不見；然後，他又開始狂奔，狂奔，是的，他必須奔跑著去尋找一個完整的自己。……

海邊寄語

S·H

海，沈入深湛的藍，
正當天際由火紅的燒灼中，
褪成寶藍的鑲嵌。
優美的黑，溜滑進來，
而月的輪廓也開始明朗。



海風招起了扇子，
只一行細小的足印，
陷入軟沙輕柔的環繞。
海那無盡的寶藏，
貝殼，展覽它們眩麗的色彩。
這當兒，沒有比檢拾更值得的事。
誰料這纖巧的刻紋中，
保存了多少時光編織的隱秘？

海的低訴，海的呢喃，
捎來大自然的慰語。
平靜的波浪是閃爍的微笑，
月的倩影亦流連忘返。
投入這汪深湛的藍！
沒有悲哀，沒有驚訝，
海容納時代的倦旅。